

引魂之庄

无非山 著



引魂之庄

楔 子

云雾缭绕的深谷之中,花草飘香,绿林葱葱。山涧流泉之间,有一座精致的小木屋。微风袭来之时,檐前的小铜铃叮叮作响。

她缓缓地从一棵白芍药花前抬起头来,乌黑的大眼睛,平静地望着远方,没有一丝波澜。

“阿蘅,你为何不肯看我?”

他的声音,依旧温柔如昔,她的内心,无法遏止地一阵绞痛。连忙垂下眼睑,别过头冷冷道:“你又来说服我吗?”

只感觉到肩上的发丝被人轻轻拢了拢。他的气息绕到身后,在她耳边轻语道:“你……爱我吗?”

她身子轻轻一颤,却凝住了眼光,说不出话。

“如果三年前你对我说的是真心话,那这几天就不该躲我。”他居然还在轻笑。

咬了咬嘴唇,她猛地回过头去看他。衣袍飘飘,玉树临风,永远是那样的神情,那样的平静。似乎早已经猜到她要做什么。

“那我问你,你呢?你要我的心吗?”她鼓起勇气,迎上他的眼,追问。

他将她轻揽入怀,柔声笑道:“当然要。我不仅仅要你的真心,还要你的忠心。明白吗?如果你爱我,就听我的话。”

她不安地皱起眉，“为什么一定要我去?!”

他的眸光微微闪了闪，声音渐渐冷了：“要你去，当然有我的用意。只要让靳天择见到你，那么流云山庄，一定会天翻地覆!”

“为什么?”她的眼光里多了一份迷茫，“为什么，你就是不肯告诉我到底为什么?”

他漫不经心地抚弄着她的长发，低低地笑：“不告诉你，是为你好。不告诉你，对你这次任务，有决定性的作用。相信我吗?”

她低下了头，闷声道：“我当然信你。可是我……不想离开你。”

他轻笑，“你没有离开我，我会在你身边。只要你进了流云山庄，就需要记住，你的目标只有一个……”

“靳天择……”她缓缓地吐出这个名字，“你为何这么恨他?”

“因为……”他看似温和的眼光，隐藏着深深的冷漠，“他现在所拥的一切，本就不属于他。所以，我要把它抢回来!阿衡，”他的语气多了几分亲昵，细细密密的眼光交织在她的脸上，最后停留在左颈侧那细致无瑕的肌肤上，“去吧，就算是为了我。”

她深深地吸气，不由自主地抓紧了他的衣袖，“靳天择不是普通人，你……就不怕我回不来了吗?”

“不会，”他在她的发间，轻轻落下一吻，“记住我所教给你的一切，去吧!靳天择身败名裂之日，便是你我功成名就之时!”

第一章 天下第一庄

天色蒙蒙亮的时候,市集就开始热闹起来。今儿腊月初五,是流云山庄招募家仆的日子,整个镇上的年轻人,都跃跃欲试,想去一试运气。天下第一庄啊,听说那庄主不仅武功天下第一,而且穿金戴银,比当今皇帝还有钱。如果进去了,可就等于进了金窝银窝啦,就算是当个奴仆,也吃穿不愁。万一找到个机会,学个一招半式,这辈子就有机会飞黄腾达了。

杜衡默默地坐在一旁,也不和旁人说话。见天色渐渐明亮,太阳出来了。来招人的林孝仁管事选完了最后一个人,方才走到他们跟前大声说:“大家听好,你们进了流云山庄,以后就是山庄的人。今儿到了剑天阁,自然有人来把你们分到各自的院子,分派工作。没有管事的允许,不能擅自走出自己干活儿的院子!至于山庄的各种处罚规矩,等你们见到了自己的管事,他自会跟你们说明,清楚了吗?!”

众人一听,都诺诺称是。这时来了三驾牛车,大家依次上了车。杜衡才发现,这次招的人,只有两个是女的。除了她以外,另一个也是个二十左右的妇人。因她们二人是女子,不便跟那些男人挤在狭窄的车里,因此被安排在牛车的车头上坐着。

赶车的一声吆喝,车子慢悠悠地开动了。坐在杜衡身旁的女子打量着她,笑道:“哎,你也是第一次出来做事呢?”杜衡点了点头,嗯了一声。

她又笑,“你叫啥,今年多大了?”

杜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说道:“我叫杜蘅,叫我阿蘅就好了。我二十了。你呢?”

“我啊,”她呵呵地笑,“我叫甘浅浅,比你小。看你的样子,是嫁了人了吗?怎么出来了?”她一张圆脸,面和气善,一双漆黑的眼睛,格外地灵动,似乎跟她的脸庞不太相符。

杜蘅低下了头,嗫嚅道:“我也没办法,总得找口饭吃。”

“唉,别想那么多了。既然出来了,就往好的地方想。没事儿,咱一块进去的,以后有啥事,也相互照应照应。”

杜蘅感激地看了她一眼,“甘姑娘你真是个好。谢谢你。”

她一拍胸口,爽快地笑,“谢啥,这世道不就是你帮我,我帮你吗?叫我浅浅吧。对了,我听说流云山庄建得比皇宫还漂亮,是不是真的?”

“我不知道,”杜蘅羞涩笑道,“我只知道它很大很有名。”

“天下第一庄呢,当然有名了。听说这天下第一庄的名号,还是太祖皇帝赐封的,可不是江湖自封的,名正言顺呢!那流云山庄从建好到现在都快二百年了,已经有了五任庄主,全是姓云的,只除了现在这个……”她忽然压低了声音,小声道:“你听说过吧?”

杜蘅“嗯”了一声,说道:“听说过,说是上任庄主云峰大侠的女婿!”

甘浅浅得意地笑了笑:“四年前流云山庄为初雪小姐比武招亲,那场面,啧啧,比公主选驸马还热闹!光是来应选的人,就有七八十个!连武林三大世家的公子也来了不少呢!听说剑天阁里都住不下了。山下的客棧里都住满了人!”

杜蘅张大了嘴,一脸的惊羡之色,“真的吗?那初雪小姐是不是长得很美很美?!”

甘浅浅不以为然地咂了咂嘴,笑道:“云小姐当然是个大美人啦!不过能见她的人很少。比武招亲的大会开了整整十天,那真是比选武林盟主还要好看!”

杜衡“哦”了一声,眼中闪过一丝淡笑,说道:“那么多去招亲的壮士,连新娘子长什么样儿都还不清楚,就开始比武了?比武可要拼大力气的呢!”

甘浅浅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,拍了拍她的肩,说道:“阿衡你还真有趣,光是凭流云山庄这个招牌,还怕招不到好女婿?”

杜衡隐约觉得肩头微微一沉,她没有动,只皱了皱眉,低低笑道:“也是,我怎么就糊涂了。天下第一庄呢,就算那初雪小姐长得奇丑无比,也不会有人嫌弃!”

甘浅浅想了想道:“初雪小姐怎么会长得丑呢?你不知道吗?她娘可是当年的武林第一美人温微微啊!生出来的女儿,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,是吧?”

杜衡惊讶道:“难怪了!那初雪小姐也一定美若天仙!”她自顾自地笑,“可能就是因为生得太美,所以才不敢轻易出来见人,免得招来麻烦!”

甘浅浅正想笑话她见识少,却听后面坐着的一个汉子大声笑道:“初雪小姐美不美没人知道,不过再美也可惜红颜薄命,早早就没了!”

杜衡更惊诧了,“小姐没了?怎么就没了?”

那汉子乐道:“大妹子你还真是外地的,这事都不知道?!三年前流云山庄一夜之间就换了主人!云峰大侠夫妇莫名其妙就死了,那初雪小姐更不知去了哪儿!要不然流云山庄怎么会是姓靳的当家?”

杜衡面有愧色,喏喏道:“小女子少出门,也没听说过这些事儿!”

那汉子正想接着说,忽然听赶车的悠悠道:“还没进山庄呢,少扯这些闲事!”他瞟了一眼杜衡,又道:“进去就做事挣钱,别的事,少打听少说才是正经!别忘了,流云山庄如今的主子是谁!”

众人的脸色都微微变了变,连忙噤了口。牛车转过一道大弯,眼前的景物顿时变了。本来还有人在车上低声说话,此刻全部安静下来,大家都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,而惊呆了。

矗立在众人面前的,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宏伟建筑。整个山庄以青灰

色为基调,随山势起伏延绵而上。远远看去,青灰的建筑群与苍翠的青山交相辉映,层层递进,宛如三重气势恢弘的宫殿,顺峰而上,直达云霄。二百年来的风雨洗刷,并没有令它变得灰败陈旧,反而愈加沉稳古朴,气势如虹。山门建在山底的峡谷之中,其间飞泉流瀑,花草飘香,犹如人间仙境。

众人都张大了嘴,没有出声。真是太美了啊,气势浑然天成,果真是天下第一庄啊!

牛车一路奔驰,转眼便到了山门口。汉白玉的大牌楼上,“流云山庄”四个鎏金大字,苍劲有力。那便是传说中太祖皇帝的真迹。进了山门,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,四平八稳地通向远方。两旁全是芳草香花,树木林立,令人心旷神怡。

牛车约摸行进了一刻钟,便看到了山门内的又一处牌楼,这是一座木制的小楼,比山门前的大石楼要小巧精致些,但仍然可见其建筑不凡。楼上站了五六个人,一见到牛车便问:“是林管事招了人回来了?”

林孝仁连忙站起来大声道:“正是!弟兄们当班呢,辛苦了!”

“请,请,请。进了云天楼了,你们慢着些啊!”当班的人连连拱手,林管事点头,吩咐牛车慢些,这才进了第二重门。

牛车慢慢地又走了约有一刻钟,便看到前面的第一重楼阁。青灰的石条砌成的大牌楼上,上书有灰白色的“剑天阁”三个字,这字豪迈不羁,洒脱随意,一看就知道与山门口的字并非出自一人之手。杜衡心想,这里的字,应该不是皇帝御赐的,想来定是第一任庄主,云扬天所书。

林孝仁下了车来,大声吆喝着:“到了到了,都下车吧,到那边的空地上站好!”他边说边从衣襟里摸出名册来,“等着一会点名!不许乱走!听清楚了吗?”

众人都下了车来,慢慢地走到左侧的空地边上站着。大家都在小声地议论纷纷,多是兴奋开心的神色。不一会儿就见楼里出来了几个人,看样子也像是管事,上前和林孝仁在商议着什么。杜衡这才略微抬头默默

地张望,隐约能看见楼里面的大门前有十来级石阶,石阶的两侧各有一尊灰白的石狮子。大门敞开着,不时看到一两个人走过去。

几个管事商量得差不多了,才走到众人面前,打量着这些人。林孝仁清了清喉咙,大声道:“听好了,我先介绍一下。”他依次指着身旁的男子说道:“这位是剑天阁外事处的秦钟管事。这位,是剑天阁牧马场的于谦管事。我后边这位是云居的齐力管事。还有一位,是衣轩的赵志刚管事。一会儿点到名的人,说了跟哪个管事,就站到这位管事身后去,分配完了,就各自散了。听明白了没?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很好,我现在开始点名。李铁蛋!”

“到!”

“你跟于管事!”

“好嘞!”李铁蛋乐颠颠地跑到于谦身后去了。

甘浅浅皱了皱眉,忍不住低头自言自语道:“怎么衣轩的管事也来了?衣轩不是从来不要人的吗?”

杜蘅忍不住问道:“衣轩是什么地方?为什么不要人?”

甘浅浅撇了撇嘴,笑道:“你真是什么都不懂!这流云山庄共有三层楼阁,这最底下的一层,叫剑天阁,是接待一般客人用的。再上去是云居,专门招待有身份有地位的贵客,和庄主私交很好的亲朋好友,才有资格进那云居,旁人是进不去的。最上面是衣轩,据说建在山顶上,那是庄主的地方,外人不能进。衣轩自老庄主去世之后,就再没有从外面招过人进去,都是庄颜管家自己带去的人。人人都说啊,衣轩已经成了禁地了!”

杜蘅内心隐有不安,失声道:“啊,这么复杂?”

甘浅浅笑道:“这就复杂了?你现在啊,连流云山庄真正的大门,都还没进去呢!进了这剑天阁,才算是真正进了流云山庄!”

杜蘅微微红了脸,忍不住好奇道:“浅浅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?”

甘浅浅面色一顿,压低了声音笑道:“江湖上的人,谁不爱打听?这天

下第一庄的事，流传的多了去了。只有像阿衡你这么老实的，才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杜衡正要说话，只听林孝仁叫道：“杜衡！”

她连忙应了一声，快步走上前去，林孝仁打量了她一眼，慢慢道：“你女工活不错，就跟我去吧，正好我那织造坊里缺人手。”

她满面喜色，连连称好，站到他后面去了。不一会儿便听见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景管家来了！”

几个管事都连忙让到一旁，齐齐向来人望去。杜衡怔住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绿衣男子，大步走了过来。他长发及腰，修整得十分整齐，发髻上扎了条玄色的头巾，迎风轻舞。墨绿色的衣袍随意而简洁，使他看上去倒更像一个文人雅士。

他径直走到林孝仁的身前，开口问道：“人都招来了？！”

杜衡听到他的声音，十分清朗明亮，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，却微微一怔。这男人，怎么生了这样一张桃花脸？细眉凤眼，肤色如脂，唇红齿白，风情自在。让人一见之下，倒觉得怎么像是进了胭脂窝里，竟有这般颜色！转眼无意瞥见甘浅浅，她的眼睛似乎已经粘在了景松身上，兀自发呆。

杜衡蓦地一惊，他就是剑天阁的管家景松？心又扑通急跳了两下，连忙收回了眼光。只听林孝仁道：“是，正在分配人手。”

景松抬起头扫视了一下众人，眼光在杜衡和甘浅浅的脸上停留了一下，看到赵志刚时，不由微微扬了扬眉，淡淡问道：“怎么庄颜也要人吗？”

赵志刚连忙上前道：“小的也只是奉庄管家之命前来要一个杂役。”

景松皱起了眉，仿佛在思索什么不解的难题，自语道：“庄颜要人，我怎么没听她提过？这是……她的意思，还是庄主的意思？”

赵志刚额头不由地冒出一层冷汗，说道：“这……小的不知道啊。”

景松盯着他笑道：“赵管事你只是来办事的，不知道也不奇怪。对了，

你来流云山庄多久了？”他突然话锋一转，可那话音里却仿佛别有居心。

赵志刚低声道：“小的来了快三年了。”

景松若有所思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上前欲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好，跟我来的时间……差不多。”

杜衡心中一惊，那景松拍下去的一掌，分明灌注了内力于掌中，外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，可是习武之人却轻而易举就能感觉到不同。如果那赵志刚也是懂武功的，自然不可能真的让他拍下去，可是若他不懂武功，硬要承受这一掌，就必伤无疑，他是什么意思？

就在这一瞬间，赵志刚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突然哭出声来：“景管家饶了小的吧！这事……这事的确是小的自作主张……”

杜衡垂下眼，就在刚才赵管事跪下去的那一刻，她已经看出来他是个练家子。

景松不露痕迹地收回了手，嘻嘻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，我又没怪你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什么时候衣轩要人，我竟然不知道。你是衣轩的人，自然轮不到我来管，要讨饶，去找你的庄管家去！”他笑得那般随意，仿佛真的不关他任何事，只是个来看热闹的路人甲。

那赵志刚却哭丧着脸，嗫嚅道：“小的……小的是看衣轩里人手不够，底下的人经常忙得不可开交，才想着来要个人去帮忙。前儿回过庄管家，她是应了。可巧了这几日她忙得不见人影，小的才自作主张，想先要个人去放着，等回了她再作安置。”

景松仍然在笑，脸色却冷了冷，“庄颜真的有那么忙吗？据我所知，她已经大半年没出过衣轩！你不是我手底下的管事，不必跟我解释。有什么事直接去跟你庄管家说。”

那赵志刚却抖得更厉害了，不住地说道：“小的该死，不该自作主张，就算再有事，也该回了再做。景管家……就饶了小的这一回……替我说说好话吧！”

“好呀！”景松居然笑得无比灿烂，如桃花一般的脸，顿生颜色。杜衡

竟忍不住微一失神，赶紧低下头，心头不禁怦怦直跳。这男人！竟然有媚人的本事！为何单只是一笑，便令人心神忽乱？！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她一时有些心乱，不敢再抬头望他。

那赵志刚也愣住了，喃喃道：“景管家你……答应了？”

景松笑道：“不过是说几句话，再简单不过了。只不过，你要我帮忙，我总得讨点什么报酬。”

周围的人一听，都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赵志刚，敢情是给自己找了一条绝路了。

赵志刚听得他应承了，面色一喜，连忙道：“景管家尽管说，只要小的办得到，一定不负景管家所托。”

景松扬起眉来笑，对着他勾了勾手指，笑道：“好。你自己答应的，我可没逼你。你过来！”

赵志刚连忙爬到他脚下，只见景松出手如风，紧紧地扣住他的肩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赵志刚，你很会应变，也很会讲条件，只可惜我今天不高兴，所以没兴趣跟你做交易！”

赵志刚一哆嗦，只觉得半边身子已经麻了，想退，退不得，想攻也攻不了，心下大骇，才惊觉自己居然如此轻易就上了当，不由得惨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景管家饶命啊！小的不是故意的，就放过小的这一次吧！”

景松眉头一皱，扬起手来就欲动手，忽听见一声娇喝：“住手！”

众人一听这声音，都不由自主地退到了一旁，规规矩矩地站好，全都低下了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景松微一愣神，收回了手笑道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你倒是顺风耳呢，说到就到。”

杜蘅听那声音，应该是个女子，这流云山庄内若有一个能让众人都如此恭顺的女子，就只能是衣轩的管家庄颜了。她不自觉抬了抬眼，往前瞟去。只见大门处快步走来一个白衣女子，她身姿窈窕，步履轻快，素白的衣裙随风起舞，须臾就到了眼前。这女子长发如墨，眉目如画，衣饰简单素雅，娇媚中透着一股英气，竟是个别样的美人。只是脸上的神色严肃冷

淡,令人难以亲近。

杜衡仔细看那庄颜的步子,一时竟看不准她到底是否会武功,低头暗想,原以为进去个三五个月,也未必能有机会见到这些山庄里的大人物,没想到流云山庄三大管家,今儿就见了两个,而这两个都是这样年轻,事情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可是大名鼎鼎的庄颜,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?能当上衣轩的管家,成了最接近靳天择的人?

白衣女子庄颜,直直地走到景松面前,冷冷道:“他是我的人,你凭什么处置?”

景松见她上前来就不客气地质问他,居然也不生气,笑嘻嘻道:“我没有处置他啊,我只想把他交给你处置!”说着,他想都没想,直往赵志刚的肩头点去。

庄颜神色一凛,厉声叫道:“景松!”

景松的手指眼看着似要点中赵志刚的肩头大穴,却只见赵志刚一矮身,委顿在地上,不住地求饶,口中哭道:“景管家饶命啊,饶命啊!”

杜衡心中一动,这赵志刚武功不弱,连续两次躲过景松的攻击,都如此自然而迅速,一看就知道背景并不简单。她心头转得飞快,紧紧地盯着他,心中暗忖,不知道这景松和庄颜,到底会如何处置他?

景松扬起眉,哈哈笑道:“饶命?你怕成这样,难道以为我要杀你?赵志刚,你到底是管事,胆子这么小?你到底在怕什么?”说到最后一句,他的脸色突然凝重了些。

庄颜冷冷道:“赵志刚,你过来!”

赵志刚瘫在地上,冷汗直流下来,颤声道:“是,小的……该死,请庄管家责罚!”说完,他连滚带爬地走到了庄颜跟前。

庄颜嫌恶地瞪了他一眼,厉声道:“你也知道你该死?!那你自己说说,错在何处?”

杜衡心头一跳,这女人好厉害,发起威来比男人还凶狠!

赵志刚一听,吓得直发抖,不住地叩头道:“是,是,是,小的不该自作

主张！求庄管家饶了小的这一回罢！”

景松懒懒的声音传来：“你错的不只这一处，好好反省，说得好我们就饶你！”他不知何时让人搬了一张软椅过来，坐上面优哉游哉地喝茶，居然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脸上还挂着饶有兴致的笑容，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。

庄颜瞧也没瞧他一眼，只哼了一声，不耐地说道：“我处置我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”

景松轻松地做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，低下头继续喝他的茶。庄颜头也不回地往回走，边走边道：“赵志刚回衣轩青花苑领罚，其他的人，都散了！”

赵志刚一哆嗦，赶紧爬起来垂头丧气地跟了上去。景松百无聊赖地放下了茶碗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惜了，一场好戏没看着。”他扫视了一下正在观望的底下一千人，吓得众人赶紧低下眼，不敢吭声。杜蘅默默地站在原处，将自己隐藏在一干灰扑扑的人群之中。

尽管如此，景松的眼光，在看到她时，仍然停留了一下，站起身来掸了掸衣襟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林管事！这两个女的分去哪里？”

林孝仁赶紧上前回道：“这个叫杜蘅，分去我织造坊。这些日子赶制冬衣，人手不太够。还有个甘浅浅，是想分去大厨房……”

他似笑非笑地看了甘浅浅一眼，那小丫头竟然只是发呆，没有反应。他的眼光微冷，仍然笑道：“甘浅浅……不如分去我那儿吧，我一直想有个打杂的丫头，总找不到合适的。”

林孝仁一愣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只听甘浅浅叫道：“我愿意！”见众人惊诧的眼光扫来，她才蓦然惊觉自己似有不妥，脸立刻红了，低下头喃喃道：“奴婢……奴婢听从景管家吩咐。”

景松似乎也不以为意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都散了吧。齐力，应准回来通知我一声！”

众管事连忙应了一声是，见他大步进了楼门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各自领

了人散了。林孝仁这才走到杜蘅面前，轻声叹道：“走吧。我先带你去你做事的地方。等会儿见了封三娘，再跟你仔细地说说规矩。千万要少说话多做事，什么都别问也别管，不然你我都不好交代。”

杜蘅连忙施了一礼，“是。多谢林管事了。小女子明白。”

林孝仁笑道：“你也别客气，我叫林孝仁，你若不嫌弃，叫声林哥也行。进了织造坊，以后大家就同为山庄做事，随意些好。织造坊里有三个人，二女一男，女的做女工，男的负责送料送货。你来了，就又多了一个人，封三娘肯定高兴都来不及。”

杜蘅连声道：“谢谢林哥，小女子一定好好做事。”

他边说边往里走，杜蘅忙不迭地跟了上去。上了那十几级的台阶，进了赭色油漆的大门，里面宽阔得令杜蘅微微一怔。这前廊门厅竟然相当于大户人家的一户宅院那么大，空旷的大院内种了几棵老榕树，葱葱荫荫，清凉古朴。正对着的正房是三开门的大楼。廊沿前有十根一人多粗的暗色大柱子，肃穆而庄严。上了六级台阶，正门高有三丈，宽一丈多，比王公贵族的豪门大院还要阔气。杜蘅心中暗暗惊叹，当年建这天下第一庄，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。果然是皇帝御赐的，气势昂然，风范自是不同。

林管事指了指了大门，说道：“那里是议事大厅，有重要大事的时候，庄主才会在这里接待贵宾。不过山庄已经很久都没有什么大事了。织造坊在后面西院，你跟我来。你刚来，不认得路，还得熟悉一下环境。改天让封三娘带你走走就知道了。”

杜蘅诺诺称是，赶紧跟了上去。绕过西侧的一道小门，沿着三人宽的石子小路走了约摸一刻钟，便进了另一处小院内。这里与方才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，小院内看上去要简单多了，正北、东厢、西厢房都十分规正，与普通人家大院没有多少区别。只是仔细瞧瞧，才会发现这房的用料做工，雕梁画栋，都很讲究精致细雅，俨然不是普通百姓家所能修建得出的。

院子里摆了些绣架、布料和成衣，两个女子坐在院中说笑做活，一个男人从东厢房内探出头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封三娘！景管家要的袍子弄好了

没？他跟前的周正来催了几次了！”

院中的青衣妇人慢条斯理地答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就知道催！这儿的主子就数景管家最讲究！收个边儿都这么麻烦！庄管家都没他事多！翠云，给他拿过去！”

坐在她身旁的粉衣丫头站起来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从一旁的衣篮里取出一件紫白色的衣袍，笑嘻嘻地递了过去，那男子笑道：“封三娘手艺好，要不景管家能指名让你做？我这就送去，讨点赏来送你。”

封三娘笑道：“得了，你们几个有好处还能想着我？去吧，别给我惹出乱子就成！”

杜蘅暗想，为何山庄里的人称管家也是主子？管家不应该是奴才吗？正在纳闷，只听林孝仁道：“三娘，我带了个人来给你，以后可别再跟我唠叨说人手不够！”

封三娘连忙笑脸迎上来，那取了衣袍的男子也迎上来请安，林孝仁道：“宁从啊，去吧，少偷懒，免得景管家见了又说你的不是。”

被称作宁从的小厮笑着应道：“是！我这就去了。”说完转身跑了。

封三娘打量着杜蘅，眼睛里诧异的神色一闪而逝，笑道：“哟，是这位妹子？看上去够水灵的！好，我知道你想着这儿呢！行了，您忙您的。人交给我没错儿！”

林孝仁刚这才放心转身，飞快地出了院门，只听那粉衣丫头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啊，阿蘅来了我们可要轻松点了，不然每天干活干得累死！”

封三娘笑道：“翠云丫头一天到晚尽想着偷懒呢，可巧儿这些日子事多，总没偷着。现在你来了，她可是笑翻了，你可别怕她，别让她闲着把活儿都扔给你干了。”

杜蘅羞涩地笑着，口中道：“哪能呢！翠云姐姐要多照顾照顾我，我刚来，啥都不懂，别嫌我笨手笨脚的才好。”眼底却在默默地打量着这两个人。封三娘应该三十开外了，干活干净利落，手脚也快。那个翠云，脸色虽然平淡，却是个有心眼儿的，她一边在说笑，手上的活计也没有停下，一

边却在不住地上下打量她。

封三娘把一匹丝锦放到绣架上，绷好，说道：“你也不用操心，我们这儿的活简单，不过就是缝缝补补，剪剪裁裁，说难也难不到哪儿去。除了主子跟管事的，底下兄弟们的活计，我们做得少。一年到头，就这年来来的时候要忙些。平日里也有闲的时候。”

杜蘅连忙上前去帮她弄平了丝锦，谦卑道：“女工活儿我在家也常干，就是做得不怎么好。封大姐要多教教我。”

封三娘笑道：“行，有啥不明白的，尽管问。你既然来了，有些规矩，我必须得先跟你说清楚，不然以后林管事问起来，不好交代。”她拍了拍手，让杜蘅在一旁坐了，这才正色道：“这流云山庄里共有三处楼阁，我们这儿是最底下的一层，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，叫剑天阁。这里地方大得不得了，人却没几个。除了我们织造坊，还有牧马场、大厨房、浣衣所和外事处。剑天阁有三个管事，除了我们的林管事，管着织造坊和浣衣所，还有于管事，管着牧马场，秦管事管着大厨房和外事处。”

杜蘅惊讶道：“有这么多地方？不过你说的管事，刚才我都看见了。”

封三娘笑道：“这还多啊？就这些地方这些人，还不如老庄主在时的三分之一！”

杜蘅暗暗吃一惊，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是吗？为何现在人少了？”

封三娘慢慢道：“这个就不是你能问的了，别说你，管事们都不敢问。我们也不知道。还有就是，你没事的话，不能随便出这个织造坊，有事自会派你出去。若你自个儿有事要出去，也得先跟管事请假，获准才能出去。但除了这剑天阁，别的地方，是绝不能去的。尤其是衣轩。没有庄主的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上去，否则就会……”她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杜蘅吓了一跳，抚了抚胸口，连声道：“这么吓人？”

翠云哈哈笑道：“三娘唬你的。哪有那么吓人？只要不是存心的，最多犯了事赶出去。再说咱们一天到晚活都干不完，连这小院的大门都没机会出，更别说走出剑天阁跑到云居衣轩去了！”